

一切都着眼于人

——《请别再叫我俘虏兵》读后感

文学的开放依赖于政治的开放！

2005、2006年之交，一部“另类剧”《亮剑》在各大卫视播出，剧中鲜明的人物形象，对传统所谓正统的颠覆让观众眼前一亮。该剧替观众道出了憋在内心很久的话，政治及文学应是多样的。在某种程度上，《亮剑》既是文学的解禁剧，也是风向标，此后，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敢说话，而且是说真话。2006年至今银屏上出现不少战争题材的作品，如《八路军》、《大刀》、《铁血盟》、《川军团血战到底》、《壮士出川》、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、《中国远征军》、《中国兄弟连》、《生死线》等，他们塑造的铁血军魂、硬汉，深深扎在我的心里。我想作为军人，尤其是真正的军人，就应有更男人的一面，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脊梁。在这个歌颂和平、柔性的社会，阳刚之气略显单薄，时代需要军人的铮铮铁骨。

每看一部感叹一部，习惯于享受清晨的阳光，午后的茶点，这些电视剧如一剂猛药，提醒我们过去的沧桑、残酷，更警示我们不应将现在与曾经割裂开来，电视剧让我这个历史的门外汉多少有了一些对既往的关注。《请别再叫我俘虏兵》就是这样进入我的视野的。

该剧作者凌列，生于1979年，辽宁北票人，做过报社记者、编辑。曾出版有历史随笔集《奈何江山唱晚》、《谁说美人如玉》等。另有诗歌、小说等作品若干，散见于各报刊杂志。正有这样丰富的经历，加之本人的刻苦专研，《请别再叫我俘虏兵》如愿问世。该书与众多战争影视题材不同，不再重点关注我之英勇，敌之腐化堕落，而是把重心放在敌与我的转化。

这是一群被忽视遗忘的群体！

习惯于看见战场“敌人”死得罪有应得，好人死的遗憾，但我们忘记了作为战场的军人，他们大多是被战争控制的机器。战争与军人在正义的一方是一个整体，而在非正义的一方则是人为捆绑的“整体”。没有人生来就是坏人，没有人生来就知道自己的非正义，因为所谓“坏军人”已经不能自己控制、决定自己，这就是势。所以，古人云：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大多数军人成为背景，我们忽视个体的心路历程。《请别再叫我俘虏兵》是一个巨大的突破。

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许多悖论，强调势，强调人心，但个体得不到应有尊重，突出、放大的不是处于战场拼杀第一线的军人，而是战争的“运筹帷幄”者。他们的思考，决断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。这种重视人民又违背人民的怪诞延续了几千年，但却屡试不爽，其实这就是在愚民。所以几千年的历史是王侯将相的斗争、权力演变生活史，而非庶民的情感，材料油盐史。虽然，我们一再高唱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，但却处处自己打自己的嘴巴。

《请别再叫我俘虏兵》跳出这一战争剧的牢笼，不再将目光局限于战争的策划，而是凸显军人尤其是一线冲锋陷阵的军人对战争的思考，他们对战争有着独特的观察，有更深刻的体验，他们才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。所以，对于战与不战，他们有着最丰富的情感和刻骨铭心的好恶。有了一线军人的观察，战争才更有血有肉，战争的叙事才显得真实，对战争的理解才有说服力，观众也才不会觉得战争的确不是儿戏。所以，从这一视角看，《请别再叫我俘虏兵》是一本好书，因为它真正尊重人民，尊重战争，尊重历史，尊重人类自己。如果我们不从一线士兵对战争的思考着手，我们就永远不会感知战争的残酷，战争的意义，军人的使命与职责。

《请别再叫我俘虏兵》做到了尊重人，尊重个体，但其价值远不止这些。它关注的个体出乎意料，不是来自界限分明的敌我双方，而是来自自由敌到我的转变。让士兵开枪容易，但让士兵向自己曾经的同伴开枪则是世间最为困难的事。交战双方除了对士兵进行必要的战术，战法训练，更要让士兵明白对方该杀，让士兵明白战场上端着枪的陌生人就是敌人，是

要置自己于死地的人，所以打死对方就是让自己活命。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杀与不杀的道理，但这样的训练出来的军队是典型的杀人机器。一支军队最大的战斗力不在于武器的精良，而在于为什么而战，也就是信仰。一旦士兵懂得为谁而战，为什么而战，一旦他的信仰坚定了，即使暂时打了败仗，也有翻转历史的一天，《请别再叫我俘虏兵》就贯穿着这样的主题。

战场失利，战场被俘是再平常不过的事，很多俘虏兵被对方俘获，拿着枪朝己方开枪，一旦再次被俘获，又朝曾经的对方开枪，这样反复无常。而将帅们也明知这样的事会发生，所以见惯不怪。这样的俘虏兵是迫于势才有的机械反映，在他们内心，似乎只明白一个道理：有枪便是娘，哪里跌倒，还会在那里站起来。所以，被俘不是丑事。但《请别再叫我俘虏兵》没有给俘虏兵这样的机会，虽然在书中，主人公于成山、秃嘎几次开溜，最终又回到解放军，回到了人民怀抱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于成山在冰天雪地的大东北亲眼目睹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。从共产党人对俘虏士兵的格外照顾，到土地改革掀起的滚滚热潮。于成山逐渐意识到共产党的队伍才是人民的军队，而一个士兵的使命就应该为人民而战。所以即使再有机会，于成山、秃嘎也不想逃，即使对面就是曾经的生死弟兄，冒着生命危险救自己，一旦明白了枪为谁扛，仗为谁打，信念就在心里生根发芽，心就定在这里。从这一经历看，主人公完成了洗心革面，完成了乾坤转移，完成了由灵魂的死到生，完成了罪恶的洗涤。这哪里是蜕变，是人的再生。《请别再叫我俘虏兵》的魅力就在于此。

俘虏兵们不是完成形式上的简单转变，身份的改变，而是思想上的重新做人，也就是信念的重拾。这是一个大命题。只有回到历史现场，回到特殊年代，我们才能更深明白其中的道理。1945年抗战胜利是一个拐点，之前的士兵只要是为国而战，他们战得义无反顾，死得坦然，这是至高无上的民族战争，是驱赶豺狼虎豹的战争。但抗战结束，本来的和平向往，八年艰苦抗战生死一线间的惊心动魄没有结束，接下来还得扛枪，为独裁而战，为一个主义、一个领袖而战。死固然不怕，但死的价值则令人怀疑。当然起初，于成山也道出了死的价值：抗战八年结下的兄弟情义，为了兄弟，死而无憾。但他哪里知道，这是典型的江湖义气，死也了孤魂野鬼。固然八年有兄弟间的相依为命，有患难，有情深，但这哪里抵得上为大众牺牲。直到亲自参与土改，明白了像他一样的人为什么之前吃不饱，为什么亲身父母会被逼死，于成山才完成了重新做人，才明白了之前的小我该是怎样的罪恶，才明白了自己有多有必要成为人民的一员。

所以，才会有即便王北风团长身受重伤，深陷敌营，即便于成山已经无限接近被曾经的兄弟“解救”，重新归队，他依然不为所动，毅然回到曾经俘虏自己的人民之中。

在此作者再现了一个被我们反复提倡颠覆不破的道理：一切只有为了人民，服务于人民，回到人民，才有生命力，才会立于不败之地。1945年，乃至于成山接下来生活的1948、49年国民党的败亡已经证明了，违背人民意愿的可耻可悲下场。这是对历史的回顾，但只有有一双慧眼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作者对现实也有期待。

当下，中央厉行反腐倡廉，中央领导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，“苍蝇蚊子一起打”、“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”，所言不为不重，事实已经摆在面前，不是个别，而是一部分人已经背离了人民，他们成为共和国的蛀虫，成为新时期的卖国贼，窃国者，他们与1945年导致国民党垮台的蠹贼有什么区别？抗战胜利后盛极一时的国民党都可以被蛀虫吃透，当下的共和国就没有危险？所以要把这些蛀虫清除出共和国的干部队伍，我们的国家才会长治久安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，善于把握，善于学习的民族才是有前途，大有希望的民族。历史的好坏，成败已经摆在面前，就看我们的眼睛是否足够明亮。

《请别再叫我俘虏兵》与其说是在关注战争，不如说是在关注人的成长与蜕变，关注在历史大势面前，个体是如何受历史影响，改变的，其实这就是一部以人为中心的好书。该书也回答了革命年代，共产党之所以能由小到大，由弱到强的秘诀。那就是不是关注个别人，

关注少数人，而是关注全体，关注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。所以中共可以自豪地说出，这是一个以全中华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政党。

“严寒刺骨的辽西大地，战火熊熊，而在烈火中燃烧的则是英雄的情怀、男人的情义，以及一个民族破茧重生的激昂！”

文学常说其来源于现实，这就是一部现实的战争剧，生活剧，民族革新剧。